

26集同名电视剧 全国各电视台闪亮登场

悬念迭起的父子血疑
无尽磨难的家庭离合

恩情



恩情

王培公 关中人 著

文字统筹 高晓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恩情/王培公 关中人著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

I. 恩... II. ①王... ②关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1664 号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恩情/王培公 关中人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,9

ISBN 7-5354-2612-3

I. 恩...

II. ①王... ②关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1664 号

责任编辑:刘 青 尹志勇 责任校对:梁琪玲

封面设计:翔 凌 责任印制:周铁街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孝感日报社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5 插页:4

版次: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70 千字 印数:1—15000 册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这是 1980 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。

火车越来越慢，最终缓缓靠江洲市站台停下。总算到家了。邮差陶国栋长喘了一口气。一个往返六天，每个月只能和妻子吴家宜见四次面。见了面也往往说不了几句话，年轻夫妻更需要的是做爱。常常跟瘸腿老父亲打个招呼，递上一包从广州带回的洋烟，就插上门闩。他有的是力气，貌美水灵的妻子喜欢的就是他浑身使不完的那股劲儿。

邮车车门打开了。陶国栋身着皱巴巴的工作服，端着一个铝制饭盒从车上跳下。

一个“二道贩子”凑过来：大哥，尝尝我这个。他讪笑着敬上一支“万宝路”。

陶国栋眯着眼看看他，没接。他知道对方想干什么。他找了一个不接烟的理由：“洋烟，我抽不惯。”说完就想走开。可“二道贩子”往他身边靠过来，讨好地问道：“大哥，这车明天去那边吧？”

陶国栋懒洋洋点点头。

“能不能帮我捎点儿货？”“二道贩子”边说边掏出一卷钞票，“这是五百块钱。算兄弟的一点儿孝敬。”

这事陶国栋见多了，刚开始他会很生气，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，每每一把就打掉对方递上来的钱。如今，他委婉多了，但骨子里依旧正派得很：“用不着。你想捎什么货，上车站邮局验货开票托运，多少我都给你带。要想钻这空子，别说给五百，给我两千，我也不能带。”

“二道贩子”想不通，难道还有怕钱扎手的：“大哥，现在都改革开放了，干啥那么保守！这事儿就你知我知，你怕啥呢？”

陶国栋正色道：“我啊，怕生个儿子没屁眼儿！”

六

“二道贩子”悻悻地走开了。

话虽那么说了，陶国栋其实挺缺钱的。妻子马上就要生了，听说接生就要上千块钱，还不算坐月子的开销。妻子在国营公司上班，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，指望不上，自己也挣死工资，都没什么外快。愁归愁，日子还得过。大杂院里家家户户都差不多，人家还不都照样生儿育女乐和着么。老百姓的日子就这样，平平淡淡中藏着盼头，最大的盼头就是孩子。过得好的希望后代儿孙光宗耀祖，过得不怎么样的自然指望下一代改换门户了。

一辆电瓶车开了过来。他把自己的小包和两个沉重的包卸了下来。

值班员觉得奇怪，陶师傅从不带东西，今天怎么大包小包地带起来了，他开玩笑地问：“什么好吃的了？”

陶国栋狡黠地回答道：“想吃啊？就怕你咬不动。”

值班员摸摸口袋，里面不知什么东西，硬得硌手。“难道是石头？”陶国栋点点头笑了。

这时候，仓库主任弯着腰走过来，他跟陶国栋寒暄道：“辛苦！”陶国栋一见他就知道准有事儿，苦笑一声：“命苦，主任。”

主任笑哈哈地拍拍他的肩，故作严肃地说，“这可不像你说的话。你是咱们分局的新长征突击手，大伙的榜样啊！”

陶国栋叹了口气，他不想再说什么。见主任愣在那儿，他赶忙说：“您要没事儿，我就走了。老婆孩子还在家等着呢。”

主任吃了一惊，他只听说陶国栋的老婆快生产了，没想到这么快。他赶忙关心地问道：“男的女的？”

八

陶国栋有点不悦，头头只知道叫人加班奉献，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生活。他嘴一撇：“还没呢。”

主任也不高兴了：“那你说什么老婆孩子的？”

国栋想：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人吗？他脸绷紧了。

主任见状，亲热地搂住他的肩膀，温柔地说：“老陶，想跟你商量件事儿……”陶国栋不等主任“事儿”出口，就来了一句：“又让

“加班儿？这可不对呀，主任！”

主任没想到会遭到拒绝，他忍住火气，做为难状：“你看，张鸣一夜大，王勇又有病在家休息……”他掰着指头挨个数落情况。

陶国栋打断他的话：“您别说了。以往只要领导开口，我可从来不讲过价钱。”

主任：“对呀！所以大家评你……”

陶国栋：“我谢谢大家的鼓励，以后一定还继续努力。可这次，不行。您就说破到天儿去，也不行。我得把我没休完的假，这次都一块儿休了。连一天都不能少！”

主任板起脸，半开玩笑地：“工作重要哇，还是老婆重要？”

陶国栋也不软不硬地：“在这时候，当然是老婆重要。”

主任真生气了，他斥问道：“陶国栋同志！这是一个先进工人应该说的话吗？”

陶国栋也火了：“这跟先进不先进没啥关系！人手不够，你们各位领导就不能走出办公室，顶上跑回车？谁顶这个班儿，我把这新长征突击手让给他！绝没二话！”

他边说边把包袱一前一后地背在身上，提起包，朝主任点点头，自顾自蹒跚着走了。

陶国栋前脚刚踏进门就嗅到了空气里浓烈的火药味。

在这之前，妻子吴家宜刚刚和公公发生过激烈的争执。起因自然是她的唠叨，当时，不知怎么着，她心里的火苗就熊熊燃起，“我说不要孩子，他非要！要了孩子，他又不管！合着里外里玩我一个人！……”

陶国栋的父亲陶明山拄着根棍儿，在摆弄他的那些木匠工具，听媳妇又发牢骚了，只好装做没听见，但眉头已经皱了起来，本就不灵便的手也又开始哆嗦了。

吴家宜的牢骚从厨房传出来击打着老人的耳膜：“人家上大学的上大学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我倒好，哪儿也不能去！被这小东西拴得死死的！……”但如果没有最后这句气话什么也不会发生：“把我弄

急了，哪天去医院，做掉他！”

就是这句话把老公公惹急了。陶明山摔掉斧头，斧头落到水泥地上砸出刺耳的巨响。老人把身子挪到厨房门口，嘴里迸出两个硬邦邦的汉字：“你敢！”陶明山用抖动的手指指着吴家宜：“我警告你啊！不许再说这种话！”

只管自拉自唱图愉快的吴家宜被吓了一跳。回头一看，公公铁青的脸上有一股慑人的怒气，令她不敢正视。但又不愿意就此认输。以往吵架都是老人让着她，无形中她就有些放纵，以为没人敢惹自己。但今儿有点理亏，她也不好撒泼。

吴家宜只好给自己找个台阶，她冷冷地说：“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，您管不着！”

陶明山眼一瞪：“他是我陶家的后代！我家三代单传，就指着你肚子里的孩子传宗接代呢！你要敢把我孙子怎么着，我这条老命就跟你拼了！”

吴家宜气得瞪着他还想说些什么，身后的炉台上传出来一股焦糊味儿。她突然想起锅里的菜，扭头就跑。

陶明山急得直叫：“慢点儿！小心！”

陶国栋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的，兴奋地喊道：“爸，家宜，你们都过来，瞧瞧我捎回来的宝贝！”他打开两个捆着的包袱，一个装了一盘石磨，一个装了一袋新鲜饱满的黄豆。

陶国栋炫耀地：“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从今往后，咱们就吃自家磨制的豆浆了！又便宜又有营养。”

陶明山高兴地：“好！好啊！”

吴家宜靠在门边，她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磨子好是好，可谁磨啊？”

陶国栋笑了：“自然是我呀！”

吴家宜冷笑道：“你？你不跑车了？还得我！陶国栋！你把我当成只会下崽儿的老母猪倒也罢了，现在又让我给你当拉磨的驴？你真想得出来！”

她生气地一摔门，进屋去了。

爷俩被晾在院子里。陶明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压低嗓门对儿子说：“你呀！也管管她吧！成天就这么胡说八道！……”

陶国栋懂得平衡，他先劝老爹“别跟她一般见识”，接着就表态道：“她这也是妊娠期的正常反应。心烦。没事儿。我去说说她。”

看老爹坐定，吧嗒吧嗒抽起旱烟，他才往屋里走去。

吴家宜坐在床边儿生闷气。丈夫进来她连头也不抬。在陶国栋心里，媳妇就是家里的大功臣，为自己生儿子，让里里外外充满生气，生生气也应该。他定定神，拿出标准的好丈夫模样，轻轻靠近她，脑袋几乎贴到吴家宜额头上，“咋的啦，你？”声音就更细更温柔了。

吴家宜还要考验考验夫君的耐心，她绷紧脸：“你少理我！”

陶国栋有点火了，他站直身子，声调高起来：“你这样子可就不讲理了。我千里迢迢，费劲把它买了背回来，是成心拿你当驴使？你自己想想，真是这样？”

“陶国栋，你少跟我讲理！真要讲理，你讲得通吗？你一说出车，拔腿就走，家里什么事情还不都扔给我？”

“这不是……咱爹腿脚他不方便嘛！”

“腿脚不方便，还成天摆弄他那些破烂玩意儿，弄得人走个路都不顺！我看明天捧着碰着孩子算谁的！”

陶国栋赶紧打圆场：“行行行！明儿，我把那些木匠家什都弄小仓库去。成了吧？你也得体谅咱爹，他是那么好的手艺人，就因为这场病，弄得啥都不能干，心里也烦哪，是不是？趁着我歇班儿，干脆把小仓库给他改个工作间，他能做啥就做点啥，对他恢复也有好处。”

“我不许你再走！日子眼看就快到了，我害怕！”吴家宜露出了小媳妇的娇态。

轮到陶国栋表决心了。他贴着媳妇坐下，吐出含了蜜糖似的话语：“我不走！坚决不走了！我都跟我们领导表态了，拼着新长征突击手评不上，我也得伺候你把儿子平平安安地生出来！行不？”

吴家宜一下子心花怒放。她把丈夫的头摁下来，让他听腹中生命的动静。

“他在动！好大的力气。”陶国栋幸福得险些晕过去。

卫校女学生周小慧来江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，她被分到妇产科。从省城来到这儿，她有一个心愿，想见一面哥哥的未婚妻卫华。她哥周晓天在这个城市服役，也是从这儿上了边境，在训练中为掩护战友而牺牲。

实习最初两天，她只觉得一切都很新鲜，很认真地把学过的程序走了一遍。第三天值班，一个面带忧色的年轻孕妇从诊室走出来。周小慧看见女医生把孕妇送到门口，有点着急地问道：“马上去办住院手续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丈夫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不在。”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。

“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他怎么能不在呢？那你自己去吧，就在楼下。”

“我知道。谢谢您，大夫。”

在孕妇回头跟医生告别时，周小慧却突然想起一个人！一个只见过一面，却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人！

那是去年秋天，在哥哥的追悼会上。

沉重压抑的哀乐宛转低回，周晓天英武的面孔被围在黑纱之中。一个悲痛的女人牵动着全场的神经。这个女人叫卫华，是烈士的未婚妻。她呆滞的脸上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她呆呆地瞪着周晓天的遗像，似乎无法把这张充满朝气的面孔与死亡联系在一起。

周小慧跟着哥哥的好战友李玉兴来到她跟前，臂缠黑纱的她，憔悴不堪。李玉兴在她耳边低低地说着安慰的话：“卫华同志！别太难过了！我们知道，周副连长生前非常爱你，所以尽管你们没有结婚，部队领导还是通知您来一趟。哦，我们江副军长来了。还有烈士的亲属——他妹妹小慧，……”

卫华就像没有听见一样，仍痴痴地望着周晓天那张青春焕发的脸，两行泪像止不住的小溪，从她深陷的眼窝中涌流而出，沿着面颊慢慢地、无声地流淌下来。

副军长江海洲走上前，声中含悲地唤道：“卫华同志！……”

卫华慢慢转过头，周小慧看到一张惨白的脸。她就是哥哥的所

爱，就是她未来的嫂子。

副军长江海洲把周小慧和卫华拉到一起，充满激情地对卫华说：“晓天是个好同志！我们的好战友！他是为了掩护战友而牺牲的，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！你虽然是他的女朋友，但我们把你和小慧都看成他的亲属，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，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！”

卫华泪眼蒙眬地望着江海洲，大概想说什么，但嘴唇动了动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，突然她双目一闭，向后一仰，昏了过去。李玉兴抢上一步扶住了她。

周小慧呆呆地望着孕妇的背影出神。女医生奇怪地看着她，以为她和她是熟人。她想问个究竟：“周护士！周小慧！”

周小慧猛醒一般回过头：“啊？您叫我？”

“你看什么？”

“没、没什么，……刚才那女人，是姓卫吗？”

医生看看手中的病历，说：“对。卫华。24岁。没错儿。”

“她……她怀孕了？”

“怀孕满10个月，预产期都过了。孩子胎位不正，需要马上住院。”

见周小慧一脸愕然，女医生问：“你认识她？”

“不，……不怎么认识。”

女医生满脸狐疑地走开了。

当天晚上，周小慧失眠了。她怀的是哥哥的孩子吗？谜一般的问题缠绕在18岁的少女心里。她想解开这个谜。

两天后，她再次看到卫华。

护士长沈星星在门口叫道：“18床住进来一个！你们接一接！”

准备接产妇的周小慧看见了局促不安的卫华。她将她引到靠窗的一张空床上，周小慧忍不住抬头望着她：“你……不认识我了？”

卫华茫然地看看她，摇摇头。

“我是周晓天的妹妹。”

卫华像突然被雷电击中般，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

周小慧小声问：“你……你怀的是……？”

卫华用手护着肚子，慌乱地喊道：“不不！你别乱想！这孩子跟你哥没关系！不是他的！”

她为什么要否认这个孩子和哥哥的关系，到底怎么啦？周小慧被她强烈的反应惊呆了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当天下午，周小慧接到哥哥战友李玉兴的电话，说他调军政治部工作了，刚安顿好，约她晚上吃饭。快一年没见了，她有些兴奋。这个地方也没有熟人。下班了，周小慧走出医院大门，就看见停在医院楼前的军用吉普车。李玉兴正靠着车在抽烟，见周小慧从医院大楼里走出来，忙扔下手中的烟头迎上去。

“小妹！周小慧！这儿呢！”

周小慧高兴地跑过去。在她心里，李玉兴身上有哥哥的影子，心理上很容易亲近。但李玉兴并不只把周小慧看成妹妹，尽管周晓天嘱托自己要把妹妹带好，见到周晓慧他心里一动。他想做出哥哥对妹妹的样子，但脸泄露了内心的秘密。

“李大哥，你脸怎么红了？还不好意思呢？”

李玉兴脸更红了。他忙打岔道：“别开玩笑。去晚了可就要站着吃了。”

在车上，周小慧想问，“李大哥，你记得卫华吗？我哥那个女朋友？”李玉兴说，“记得呀，当然记得。有她的消息吗？”

周小慧并不想直说，她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对方。她平静地回答：“就在我们科住院。”

李玉兴一惊：“她得什么病了？”

“她——”周小慧停顿了片刻，说：“她怀了孕，要生孩子了！”

李玉兴大惊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？——”

他下意识地一踩刹车。吉普车带着刺耳的噪音猛地停住。

迎着李玉兴急切的目光，周小慧说：“我问过她。她明确地告诉我，说这孩子跟我哥没关系。”

没关系？也许——李玉兴扳起指头算了算，这不大可能啊！

周小慧杏眼一瞪：你真迂腐，什么不可能？现在的人，……你未见那些未婚先孕的女孩，偷偷到我们科来做人流的，就跟家常便饭一样！

李玉兴心里明白，周小慧太爱自己的哥哥了，她不愿意亲人背上不道德的名声。但事情肯定不会像她想的那么简单。“这样吧，我抽空找她谈谈。”

周小慧不放心：“她要不说实话呢？”

李玉兴想先泼点冷水，他假装思索地慢吞吞说道：“会不会……她跟晓天也提前点火，那孩子就是晓天的？”

“你说这个，我不爱听！”周小慧生气地推开车门下了车。

李玉兴急了：“哎！小慧！……”

周小慧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在这个城市，也有一个部队大院，里面照样有一座将军楼。楼主就是离休副军长江海洲一家。

赋闲后的副军长照样闲不住，他在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兼了个差使，经常到学校为孩子讲革命传统，看到一张张稚气可爱的面孔，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如果想慢点老，就得和娃娃在一起。从学校回来，他给老伴的第一个劝告就是这句话。老伴袁苑并不理他的话茬，她有怨气：“你一个死老头，辛苦半辈子有了本钱，想接触娃娃就接触娃娃，我一个光老太太，在家憋着，到哪儿逗孩子去啊！”

“儿子要得晚，想抱孙子还得等。”

他们的独生子江南下大学毕业，工作后，娶了妻。如今儿媳妇靳敏的肚子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。家里现在一片备战气氛，都在等待一个小生命的降生。

前两天，靳敏的表妹张文娟生了个女儿。江南下搀扶着妻子去医院看望。医院就是靳敏的单位，她是妇产科主任。躺在床上的新妈妈满面喜气，她拉着靳敏的手：

“表妹，你也早些住进来吧，我也好有个伴儿说说话。可闷死我了！”

靳敏用手扶了扶眼镜框：“你闷什么呀，大易老来陪你，现在，你又多了个说话的对象了。”

刘大易走过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她呀，有了女儿，就不理老公，我只是在女儿不在的时候，给她填填空。”

靳敏看看周围，说，“你这屋还空着床呢！”

张文娟说：“这两张床才出院，一下空了三张。要不我怎么让你快些住进来呢。”

靳敏应道：“行。我让他们把这床留着。反正也是这几天的事儿了。”她突然皱了一下眉，然后得意地说道：“又踢我！他真是急不可待呢。”

江南下洋洋得意地说：“肯定是个男孩！他急着快出来，好跟我一块儿去踢球呢。”

靳敏笑道：“你又来劲儿！”

说话间，护士领着抱婴儿的周小慧走过来。几个人马上一一起围住了孩子，连看带逗，小女孩一时成了注意的中心。

靳敏端详了一会儿，叫道：“好精致的丫头！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张文娟喜得合不拢嘴：“叫珊珊。大易给起的。”

江南下打趣道：“可见大易盼女心切呀。”

刘大易做请教状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江南下故意拉长音调：“‘珊珊’——来迟嘛。”

这一下大家都笑了。

在预产期到来之前，江南下就请了假，专门守候在妻子身边。其实根本用不着他，老太太把什么都准备妥当，一双眼睛注意着儿媳的细微变化；靳敏又是妇产科大夫，什么阵势都见过。但似乎只有这样，做丈夫的才感觉自己尽了心。

这天下午，江南下见靳敏睡了，也闭上眼小憩。他很快进入梦乡。他跑着跑着，一条大蛇横在眼前，怎么也摆脱不了，眼看着，蛇信子喷过来，他用手去挡，毒汁射在手上，热乎乎的——他一下子惊醒了。他的手摸到了湿乎乎的黏液，小敏，小敏！他叫起来。妻子睁开眼，“怎么了？”你看，你身下全湿了，是不是有情况？

靳敏赶紧坐起来。“羊水破了！可能快生了。”

在客厅打盹的老太太听到动静，立即把保姆和司机喊过来。老头到外地串去了，一家人连扶带搀把靳敏搀进小轿车。老太太已经紧张得手只哆嗦。

上了车，靳敏忍痛还在安慰婆婆：“妈，您别太紧张，可能就是般的宫缩。预产期还差一天呢。”

“不行！你马上给我去医院，出了问题可不得了。南下，你坐前头，我和小芳在后头扶着小敏。”

江南下也很紧张，他对妻子说：“小敏，听话，快坐好。”他替她们关好车门，自己也坐进去，“司机，去医院！”

此刻，陶国栋的妻子也躺在车上，丈夫满头大汗地蹬着三轮车往医院赶。

挂军牌的小轿车又快又稳地行驶着，撵上了陶国栋的平板三轮。司机按了一下喇叭。

陶国栋正拼命蹬着车子，忽听后面来了汽车，他连忙扭把把车往路边让，一紧张，车链子掉了。三轮车停在路中央。陶国栋急得跳下来检查。

军牌小轿车急刹车停下来。江南下探出头皱着眉头，他想起几个月前的一幕——当时，他骑着自行车回家，在大院门口险些撞到一个包袱上。幸亏刹车及时，人跳了下来，车子却摔了个四脚朝天。包袱旁边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正蹲在地上系歇带。

“你怎么把东西放路中间啊，成心哪？”

“对不起啊！没摔坏吧？”对方很诚恳。

“人没事儿，可这车歪了。”

“我来。”对方走过来，扶起车，将前车轮夹在档间，眯着眼一扳，就把车子正好了。“行，您骑上去试试看！您啊，也骑得太快了。”

“又是你！你怎么老把车停在路中间儿？快快！快推走！”

陶国栋也认出对方，他最受不了男人的欺负，他火了：“吵什么

吵哇？你没见车上有病人？”

他边说边把三轮车推到路边。

载着靳敏等人的小车带着一阵风开了过去。

陶国栋急忙把链子重新弄上。接倒是接上了，可弄得两手都是黑的油垢。

车上，用被子盖着的吴家宜阵痛发作了，叫了起来。

陶国栋慌忙安慰她：“别慌！就快到了！这就到了！”

他顾不得找东西擦手，在身上蹭了两下，又跳上车，拼命朝医院蹬去。

把妻子安顿好，江南下才松了一口气。他拿过一个带来的小板凳，坐在张文娟和妻子两张床之间的空当地带，打量着产房。

这个时候，周小慧查房进来，看见躺在床上的靳敏，她快步走过来，帮产妇掖好被角问道：“主任，您来了。预产期还有几天？”靳敏说，明天该生了。

“喂，南下，这就是爸爸那个军的烈士周晓天的妹妹。”她拉过周小慧的手，轻轻拍了一下。江南下打量了一眼，热情地伸出手：“你就是英雄的妹妹？太好了，能认识你。”

周小慧有点手足无措。她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着哥哥。她的小手被握得发疼，她不知怎么才能抽出来。江南下看着脸涨得通红的周小慧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用力，马上松开手，露出一丝歉意。

“主任，有什么事叫我啊！”周小慧娉娉婷婷走了。

张文娟说：大姨，您真的别担心。南下哥也回去吧。有我呢。瞧，又住进来一个。

江南下往门口看去，陶国栋抱着妻子跨进门，见他们瞅着，便憨笑着点点头。

冤家路窄。一看是陶国栋，江南下把头扭向一边。

陶国栋把妻子放在紧挨着靳敏的 20 号床上。再往里就是 18 号卫华的床。他很奇怪，别的床前都有人陪伴，惟独 18 号床没有，床的主人一声不吭地躺着，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。

“妈，要不，咱们就走吧。到这儿就放心了。让小敏好好休息。”
江南下的声音响起来。

陶国栋见19号床的人都走了，小声对吴家宜说：“要不，我也先回去？得把车还给人家。人家明天一早还得拉货。”

没想到，吴家宜大声嚷道：“你不许走！我害怕！”

陶国栋一下子没了脾气，他赶紧哄老婆：“行了。不走。咱不走。我守着你，直到你把孩子生下来。行吧？”边说边给老婆揉太阳穴。

吴家宜安静了。她闭上眼睛享受着无边的幸福渐渐步入梦乡。

陶国栋拉把椅子坐在床边守着，乏劲很快涌上来，他打着盹睡着了。

张文娟送客人回来，看了看新来的20床，又瞥了一眼一动不动地躺在18床上的卫华，走到靳敏身边。

“姐，你瞧18床，成天也不说句话。也从没见她男人来过。怪怪的。”她小声说道。

靳敏摆摆手，示意她别乱说话。

卫华突然宫缩，疼得从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捂着肚子，强忍着不叫出声来。

靳敏：“她是怎么了？文娟！叫护士！”

张文娟大声喊道：“护士！护士！”

靳敏同时按下了床头的急救铃。

陶国栋一下子惊醒，惶然地看着四周。

沈星星带着周小慧和一个护士朝病房跑去。沈星星和护士把卫华弄起来，想往产房送。

卫华显出恐惧的眼神。她已经被宫缩折腾得有点迷糊。

忽然，她眼光迷乱地看见周小慧站在面前。周小慧静静地望着她。

卫华恐惧地说：“你们带我上哪儿？……我不去！”

沈星星说：“走吧。听话。”

靳敏说：“她们是帮助你顺利生产。”

张文娟说：“你不去，孩子怎么生？”

卫华忍着痛，指着周小慧：“她站那儿干什么？你们叫她走开！”

周小慧闪开了。护士长和护士把卫华推了出去。

陶国栋一直呆呆地看着。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有种莫名的紧张。

忽然，吴家宜的肚子也开始疼了起来。

吴家宜高叫道：“陶国栋！……疼！……疼死我了！都是你！哎哟！……”

陶国栋慌乱地叫着：“要叫医生吗？还有医生吗？”

婴儿的啼哭声从里面传了出来。

一会儿，周小慧抱出一个婴儿来。腕带上写着：18—男—7斤3两。

是卫华的男孩。7斤3两。

周小慧怀着复杂的心情，仔细地看了一眼。一张皱巴巴的小脸，一双紧闭的眼睛，看不出什么来。小生命紧闭双眼，还在沉睡中。他是谁？他从哪里来？抱着这个温热的生命，她心里有异样的感觉。

吴家宜被推进产房。陶国栋心惊胆战地待在外面。

他想抽支烟，摸出来以后，看看周围，又知趣地掐灭了，不安地搓着两只大手，坐在长椅上等着。

靳敏进了另一间产房。

不一会儿，江南下踮着脚跑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大束粉红的百合花。他安静地坐在另一张长椅上，与陶国栋隔了两米远。他打开随身带的《当代作家》杂志，在那里边看边等着。

陶国栋一直在搓手。

江南下看似镇定，其实也心神不宁，老往产房瞧。

两个男人不时互相瞥一眼。他们都是第一次做爸爸，不知道自己的心态对不对头。男人在这个时候，往往比较慌张。他们担心出什么事，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

他们的窘态全被来回忙碌着的周小慧看在眼里。她忍住没笑出声来。